

# 推拿抉微

上海十項堂書局印行



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

推拿抉微第三集治症法

◎辨臍風

夏禹鑄曰。三朝之內。便是臍風。如七日之外。定然不是。前人只曰風。而  
 入。以致撮口。噤口。並不曾說出一種理來。余思嬰兒出世。剪落臍帶。帶口  
 有水風。因乘水由臍入腹。然腹與唇舌相去太遠。而唇撮舌強。何故。把賊  
 邪逆犯之理。一悟乃知。風入於腹。始附於肝。肝木也。風則附木而鳴。目  
 肝之竅。兩眼角故有黃色。風入於肝。必逆犯乎脾。鼻準脾之屬。故準頭又  
 有黃色。入於脾。必逆犯乎腎。兩唇腎屬。故色黃口撮。入於腎。必逆犯乎心。  
 舌乃心之苗。故舌必強直。到此風火交感。亡之必矣。予悟臍風顛末。至此  
 自問。亦不自知。語曰。思之。思之。鬼神通之。殆此之謂歟。臍風初發。吸乳必  
 較前稍鬆。兩眼角挨眉心處。忽有黃色。宜急治之。治之最易。黃色到鼻。治  
 之仍易。到人中承漿。治之稍難。口不撮而微有吹噓。猶可治也。至唇口收  
 束鎖緊。舌頭強直。不必治矣。一見眼角鼻及人中有黃色。而唇不撮緊者。  
 曲小兒指。揉外勞宮。即用燈火於顛門。眉心中承漿。兩手大指少商各

推拿抉微

辨臍風

一

利



穴一燹。臍輪六燹。未落帶。於帶口火燃一燹。既落。於落處一燹。共十燹。風便止而黃即退矣。此火攻之法。何異呂祖壺中藥。盧公再生方哉。願天下為父母者。依予着治。即十百千萬億中。斷無一孩死於臍風者。

涂蔚生曰。脾在五行屬土。以位置言。則居四方之中。故有以臍診脾也。說以開竅言。則居於口。故又有以口診脾之說。其說雖異。其理則一。而夏禹鑄硬欲遷就五行生剋相傳之理。以腎屬唇。未免有誤。蓋腎之配。宜居面部之頰下。而其開竅。則居於兩耳也。再臍輪六燹者。離臍不遠不近。環臍一周。排列圓勢。而以火攻六下也。

陳飛霞曰。臍為百風總竅。五臟寒門。道家謂之下丹田。為人身之命蒂。兒在胎時。口鼻未通呼吸。惟臍間真息。隨母之呼吸。為呼吸。其下地。圖底一聲。氣通口鼻。而胎元之一息。不復為用矣。遂寄於臍內。一寸三分中。虛一穴。左青右白。上赤下黑。中央黃色。八脉九竅。經緯聯絡。為真息往來之路。坎離交會之鄉。凡修鍊仙胎。皆從此處立基。所以謂之命蒂。故小兒初生。惟臍之關係最重。斷臍之時。亦不可不慎。或剪臍帶太短。或結束不緊。致



外風侵入臍中。或浴兒時。牽動臍帶。水入生瘡。客風乘虛而入。內傷腎。腎傳肝。肝傳心。心傳脾。脾傳肺。蘊蓄其毒。發為臍風。其症面赤啼叫者。心病。手足微搐者。肝病。唇青口撮。痰涎壅塞者。脾病。牙關緊急者。腎病。啼哭不止者。肺病。五臟之症。畧見一二者。猶可治。悉見者不治。又曰。小兒初生。惟臍風為惡候。其症有三。曰臍風。曰噤口。曰鎖肚。雖皆臍症。而寒熱自別。治則宜詳。

一曰臍風。由斷臍後。為水濕風寒所乘。入於臍而流於心脾。令肚腹脹滿。吮乳口鬆。多啼不乳。此初起之時。速用火攻散之。若至氣息喘急。啼聲不出。或肚上青筋。吊疝作痛。此胎毒夾風邪入五臟。外用火功。內服指迷七氣湯。(集成未詳)若肚臍青腫。口撮不開。牙關緊閉。口吐白沫。爪青黑者。皆不治。

一曰噤口。其症眼閉口噤。啼聲漸小。舌上聚肉如粟米狀。吮乳不得。口吐白沫。大小便不通。過此。先看其上脛。有點子。即以指甲輕輕刮破。以木香白菖仁各五分。煎湯化下。沉瀝丹。動利臟腑。氣順自愈。

一曰鎖肚。由胎中熱毒壅盛。結於肛門。大便不通。急令婦女溫水漱口。吮



兒之前後心並臍下及手足心共七處。凡四五次。外以輕粉五分。研極細。蜜少許。溫水調服。以通為度。如不通。更以葱白三四寸長。用油抹潤。麩子穀道。納入二寸許。以通為快。若至七日不通者死。

涂蔚生曰。飛霞之所謂噤口。即俗人之所謂驚口。飛霞之所謂鎖肚。即傷寒之所謂陽明熱結。飛霞以初生小兒。不宜有此熱病。硬欲將驚口熱結二症。牽入臍風以內。是未免過於迂拘者也。

陳飛霞曰。古人之論臍風。謂皆由於水濕風冷所致。予則以為古論猶未盡也。蓋臍風有內外二因。有可治不可治之別。外因者風濕所傷。內因者稟受父母真陽不足也。予嘗見一婦產育十數胎。皆男。盡殤於七日內之臍風。無存者。若謂外邪所傷。何以能傷此家之兒。又豈無一兒能避之者。此內因之顯而易見者。凡男子之命門真陽不足者。右足脈必細澁無神。生子必有臍風。予察之詳。見之確。非耳聞者比也。其外因者。病發於二三四五日之間。病生於六腑。故可治。內因者。必發於六七日之間。病生於五臟。故不可治。曩者夏禹鑄有臍風之訣。謹之三朝一七。看兒兩眼角黃。必

有臍風。不知稟受厚者。生下即滿面紅黃。乃為吉色。誤認臍風。其害不  
此法不確。惟令乳母每日摸兒兩乳。乳內有一小核。其候也。然乳內有  
發臍風者固多。而復有不發臍風者。此法十有七八。亦有二三。分不確。但  
看小兒不時噴嚏。更多啼哭。吮乳口鬆。是真候也。宜急治之。第臍風之治  
無一成法可遵。雖有疎風攻下之法。莫能濟急。獨予異授燈火。無論臍風  
風搐。以及兇危險症。用藥不能挽回者。此火可以生之。久經效驗。未嘗輕  
傳。因見幼科不知火穴。往往錯誤。用之反致引動風邪。蔽固火毒。致兒生  
熱不退。火毒內攻。因多不救。故不忍隱秘。盡以吐露。以公諸世。世之幼科  
治病。輒曰剪風截風。夫剪者。邀過之謂也。截者。堵塞之謂也。以火用於中  
宮之脈。所行之地。豈非遏堵其邪。而犯關門逐盜之戒乎。不知風邪之在  
人身。善行數變。無聲無形。欲除其害。無如疏條散達而去之。不使久羈於  
榮衛經絡。則善矣。如仲景之治傷寒。而立汗吐下三法。邪在表者。汗而散  
之。邪之在上者。吐而越之。邪之深入者。下而奪之。總欲其邪盡而後已。未  
聞有邀截者也。而今幼科。不但不為逐邪。而反閉關絕險。阻其去路。使邪

氣進不可退。不能猖狂躑躅。欲其不倒。及相攻。斬關逆犯者。不可得也。此皆為治者釀成之禍害。於邪何尤。凡邪之傷人。未有不從三陽而入。驅邪之法。亦必使其從三陽而出。故此火穴。亦惟三陽有之。蓋欲引其出表。斷不可使之入裏也。敬為圖說詳後。

涂蔚生曰。小兒稟受真元不足。固有發生臍風。易為天札。然亦有由於父母中有梅毒。傳至小兒。生不數日而天亡者。此亦不可不知其狀。生下三二日後。滿身起有白點。或間有紅點。漸次不吸乳食。白點亦漸變為紅點。旋即天亡。其狀至慘。為嬰兒之父母者。可不慎歟。

●用火口訣

陳飛霞曰。夫嬰兒全身燈火。誠幼科第一提法。實有起死回生之功。火共六十四燧。陰符易數。能疎風散表。行氣利痰。解鬱開胸。醒昏定搐。一切兇危之候。火到病除。用火之時。倘值寒冬。必於房中燃燒明火。使兒不至受寒。燈草大小適中。以麻油燃用。令老練婦人抱兒解衣去帽。從左耳角孫起。總依後之歌訣用之。但用火不可姑息。勿謂火數太多。憫其難受。蓋小

兒受病。由其經絡凝滯。臟腑不舒。以火散之。正欲使其大叫大哭。方得氣流通。渾身出汗。榮衛宣暢。立時見功。此火暗合周天。不可滅。火否則效。若救臍風。非此不可。並列於後。

◎集成神火歌

陳飛霞曰。仙傳神火天然理。始自角孫應脉起。凡用燈火無論男女嬰兒皆從左邊起。角孫在耳前。曲鬢在耳後。

耳後根。在聽宮。曲鬢本神旁。次及天容。仍右取。聽宮在耳前。曲鬢在耳後。本神在耳前。額角在天容。在耳後。

耳輪根。在下。如左。顛會承漿。左肩井。曲池。合谷。諸邪解。耳輪根在下。如左。顛會承漿。左肩井。曲池。合谷。諸邪解。下唇會顛會。顛會承漿。在耳後。額角在天容。在耳後。

已完。右亦如此。從左起。故曰。左肩井。曲池。在曲。已完。右亦如此。從左起。故曰。左肩井。曲池。在曲。氣關已過至神門。右亦如此。

肘灣上廉。曲從左起。故曰。左肩井。曲池。在曲。肘灣上廉。曲從左起。故曰。左肩井。曲池。在曲。氣關已過至神門。右亦如此。

昏可醒。氣關在食指第二節。神門在掌後。左乳根。中七焦。始右亦如之。何。昏可醒。氣關在食指第二節。神門在掌後。左乳根。中七焦。始右亦如之。何。

待齒。自左乳根下邊。從上至下。臍下陰交。續命關。平平三點。兌危止。待齒。自左乳根下邊。從上至下。臍下陰交。續命關。平平三點。兌危止。陰交在肚下。

臍下三寸。脊中。身柱。至長強。肺俞。陽陵承山。當。臍下三寸。脊中。身柱。至長強。肺俞。陽陵承山。當。身柱在脊骨三節下。從進。

飯匙骨縫中。陽陵泉。在膝外。崑崙。解路。邱墟穴。湧泉。右亦效之。良。飯匙骨縫中。陽陵泉。在膝外。崑崙。解路。邱墟穴。湧泉。右亦效之。良。崑崙在兩。

後。解路。在繫鞋帶處。邱墟。在外踝骨前。後。解路。在繫鞋帶處。邱墟。在外踝骨前。

涂蔚生曰。飛霞此節。名為異授。不知果係異授。抑是別有用意。其火穴。

推拿訣微 神火歌 七



雖多而病至危急間亦可用。蓋火攻可代藥之疎通臟腑也。惟人肉穴道最多。非有直接師授頗難得其真諦。古圖既形舛錯。此圖亦多糝。予於其圖則刪之。於其註則補之。非畧之也。實以此種穴道。非區區之圖所能盡其曲折耳。查合谷穴乃大指根骨與次指骨二者交接之關也。曲池穴須拱手取之。乃肘外輔骨曲肘橫紋頭陷中也。乳根乃陽明胃經所主。由乳頭正中往下一寸六分。則為乳根穴。餘俱每往下一寸是一穴。故彼註云。從上至下七焦止。但尺寸法須依其本人中指正面之中節兩橫紋相距之間。則為一寸也。身柱係背之脊骨第三椎。須由兩肩平行計算。由身柱而下五椎是神道穴。六椎是靈台穴。七椎是至陽穴。九椎是筋縮穴。十一椎是脊中穴。十三椎是懸樞穴。十四椎是命門穴。十六椎是陽關穴。二十一椎是腰膪穴。脊骶骨端是長強穴。餘則無穴。除身柱長強而外。尚有九穴。註為九焦。想是除去身柱長強而外耳。肺膪穴亦須由脊骨算起。自第三椎骨兩旁相去各一寸五分。則為肺膪穴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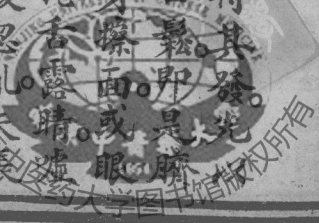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◎用火宜忌

陳飛霞曰。平素產子有臍風。則胎胎不爽。於產下第二日。勿待其發。先  
 此火散之。百不一失。胎兒生下多暗不乳。噴嚏呵欠。吮乳口鬆。即是臍  
 風將作。急以此火治之。○凡兒病面青面黑。扭項搖頭。仰身擦面。或眼  
 青怒視。或左右斜視。或上下竄視。或兩目連劄。或頭項牽強。捲舌露睛。或  
 風撮口。啼哭咬人。或手如數物。或兩手牽引。或兩足跳掣。忽擾忽亂。失張  
 失志。但覺精神與常有異者。由從前表裡不清。將欲作瘧。此火至妙。傷  
 寒已瘧。角弓反張。眼目斜視。左右搖擗。但中惡客忤。癩證與食填太陰。及  
 一切風閉。火痰閉氣閉。乍然卒死者。此火最神。食傷脾胃。肚大筋青。於  
 端午日午時。用全身燈火。後於青筋開入處。以火截之。一入一點。其肚自  
 消。風寒痰氣閉塞之症。此火實有神功。凡用燈火既完。候兒啼哭已定。  
 即用金粟丹半丸。（集戍未詳）姜湯化服。服後以衣裹之。蒙其頭面。令之  
 安卧片時。以復其神志。其病如失。小兒四時感冒。傷寒汗出。大小便調。  
 唇舌如常。口不作渴。此表病輕症也。疎散之則愈。忌用燈火。小兒邪已

准... 火宜忌



入裏身熱面赤口渴大小便閉唇焦舌紫眼紅或手足心熱夜熱煩燥舌  
 上黃胎揚手擲足掀衣掀被此裡症內熱清利自愈切忌燈火  
 病久病身體怯弱面目青黃唇舌白瑩搖頭斜視昏睡露眼形骸消瘦聲  
 息輕微自汗盜汗或一切嘔吐泄痢痘疹瘡癰久咳久瘧失血之後精神  
 疲倦乳食減少指紋沉細六脈無神此皆極虛之症切忌火攻慮其升散  
 故也一切久熱消渴疳症形骸黑瘦毛髮焦枯由陰枯血弱虛熱所為  
 切忌燈火

涂蔚生曰。嬰兒之用燈火。猶傷寒之用麻姜附。非病為陰寒。固不可用。  
 而非病至危急。尤不可用。故除臍風而外。用者頗少。然亦以夏禹鑄之  
 臍風燈火為簡妥。醫者須於此等界限認清。方不至誤兒性命。至其所  
 謂宜燈火之客忤症。與火痰閉症。則未免失之過當。蓋客忤為一種穢  
 惡毒厲之氣。多係熱亢。只宜清解。而火痰閉症。則又只宜清利者也。

●小兒初生臍風簡便方

陳飛霞曰。小兒臍風撮口。用完全生姜二根。搗爛取汁。又以直殭蠶三個。



炒去絲。研極細末。以葱汁調勻。塗兒母乳頭上。令兒吮之。或灌兒口內。

小兒臍風撮口。以艾葉燒灰填臍上。以帛縛之。若臍帶已落。用蒜切薄

片貼臍上。以艾火灸之。候口中有艾氣立愈。小兒噤風初生。口噤不乳。

蟬脫十四枚。全蝎去尾毒。洗去鹽泥十四枚。炒乾為細末。入輕粉三分。每

用一匙。乳汁調灌即愈。小兒撮口。但看舌上有瘡。如粟米者是也。以

蚣炙焦。研末敷瘡上。撮口噤風。面黃色。氣喘聲不出。由胎氣挾熱。流毒

心脾。故令舌強唇青。口發噤。用直殭蠶二枚。去嘴畧炒為末。蜜調納兒口

中。小兒十日內。口噤不乳。取大蜘蛛一枚。去足炙焦。研細末。入猪乳一

小杯。和勻。分作三次。徐徐灌之。神效無比。小兒臍瘡及膿出血。用海螵

蛸胭脂。共為末。以油潤瘡。乃搽藥。小兒齒根邊生白點。名馬牙。啼哭不

吮乳。即看口內堅硬之處。或牙根邊白點。將針挑破。出血。濃煎薄荷湯。磨

京墨調勻。以指攪過。再以產母亂髮蘸墨。滿口搽之。仍用新青布蘸溫水

展口即愈。

涂蔚生曰。以上簡便諸方。頗多奇異之處。效否固難斷定。姑存之以備



參考。因臍風為小兒最危險最迅速之症也。小兒內有積熱。固可發生  
 白點。成為馬牙。然積熱過甚。亦多有發生鵝口疳者。此症頗為險惡。  
 得治法。傷兒亦速。其症多在小兒初生百日內外。間有二三歲亦患此  
 者。初起時。口中發生白點。逐漸增多。拭之即去。少刻即有。滿口纏遍。  
 竄入喉。日夜啼哭。不乳食。俗名雪口。又名數口白。實則鵝口疳之義也。  
 方用黃連甘草等分煎湯。以綢裹指拭去。取桑皮中白汁塗之。即愈。  
 用陳墨數之亦效。再以益元散燈心湯送下。則不復發。兒稍大者。則以  
 生地玄參杭芍薄荷桔梗枝子寸冬連翹甘草等味。與之煎服。以期速  
 愈。

◎嬌兒易死說

涂蔚生曰。所謂嬌兒者。富貴之子也。嗣艱之子也。數門一息之子也。惟  
 其兒嬌。則父母愛之之心切。惜之之心深。平時任其飲食。隨其嗜好。姑  
 無論矣。一旦諸病作焉。則冀其抱病之子。立刻是一無恙健兒。慮其飲  
 食不進也。則為之已進一糕。午進一餅。慮其寒熱不退也。則為之申進



一湯。百進一藥。於是甲醫方去。乙醫復來。此藥剛下。彼藥又至。遂使藥與藥戰。傷其臟腑。斃其性命而後已。嗟夫。嬌小嬰兒。何堪許多之藥。腕脾胃。那堪衝逆之來。至此而尚不知悟。猶謂吾之嬌愛之兒。藥之不急治之未周。乃係耽擱誤事。豈不是一天下至愚且惑之人哉。吾今願為天下之為父母者。進一忠告。凡兒無病則已。如有病焉。則除審慎延醫用藥外。切勿亂為請醫。急為調治。蓋欲使醫者得盡其所長。而藥得展其所能事也。吾今亦願為天下之為醫者。進一忠告。前治不當則已。如其當焉。則須猛力為之解說。使其勿輕易方。切不可貪圖細微診費。與之胡亂開方。致誤兒命。蓋欲使前醫之有以施其長。而吾之長亦即顯也。

●我之風症談

涂蔚生曰。自黃帝有風論篇。仲景有傷風說。風病之名。遂成千古不磨。然而後之習醫諸家。亦即因此互相立論。互相眩迷矣。有謂風為陽邪者。有謂風為陰邪者。彼云此誤。此議彼非。卒使最易了解之風字。成一



羣醫爭訟莫結之案。豈不大可怪哉。迨至近代西學輸入。而醫學高明之唐容川。始將西說參合。言空中之氣。有冷熱二種。空氣熱則漲而上升。他處冷空氣。即來補之。試於門中藝火。門之上下各有孔。則上孔之熱氣必外出。下孔之冷氣必內入。成風之理。與此相同。因此成兩種風。一自冷處吹向熱帶之風。一為自熱帶吹向冷處之風。是成風之理。已可得其梗概。然其解內經之東方生風。為應春氣。陽回陰退之象。是其猶未能將先聖成風之真旨。闡發無遺。而明乎天地之底蘊者也。予以個人之研求。體先聖意義之所在。謹敢直抒管見。而為風症之談。雖是。否有當。不能無後賢之指摘。而見之所至。實亦曰不敢自己云爾。夫風者。乃空氣之被牽引。而流動。以變其常體者也。有寒有熱。有緩有速。不可以寒拘之。亦不可以熱拘之。不可以陽拘之。亦不可以陰拘之。先聖名之曰風。蓋已以包乎寒熱二者在內。與包乎寒熱平均之和緩亦在內也。大地之上。惟空氣為最多。故亦惟風為最甚。然風不自成。必有使之所以成者。而後得行其撼山搖海之威。翻天覆覆地之狀。推厥其物。則

惟日球。蓋日球為陽熱凝聚之一大火體。其積較地球為大。有蒸曬調劑空氣之力。有旋轉左右空氣之力。其將空氣蒸曬至熱也。則空氣其常度隨陽熱之蒸發。由至靜而變為至動。成為一種熱風。如西人所謂熱則澎漲。容川之所謂自熱處吹向冷處之風是也。其將空氣不能蒸曬為熱也。則空氣亦失其常度。隨陰寒之凝聚。亦由至靜而變為至動。成為一種寒風。如西人之所謂冷則收束。容川之所謂自冷處吹向熱帶之風是也。吾人試於平旦無風之時觀之。見天地清潤。本一儼然空氣靜寂之天地也。而霎時旭日東昇。空氣融和。漸由溫暖變而為亢烈。即覺有微風生焉。此即東方生風。空氣隨太陽為轉移之一驗也。如日被雲掩。或淪胥西沒。則空氣由和暖而變為寒冽。亦覺有微風生焉。其他暴風旋風等類。亦無不係空氣隨太陽熱度之增減。以為轉移進退者矣。俗語有開門風。關門息。關門風。開門息之說。實則內經東方生風之義。而兼含有風之成息之理。不過識見尚淺。未能將其所以成息之理說出耳。而昧者不察。以為東方即為生風之處。毫與太陽無涉。

不亦惑乎。予言未竟。客有笑於予者曰。古人云。東方為震。震為木。木生風。子言東方不能生風。得勿木能生風乎。曰。非也。木者風之標也。空氣者風之本也。然空氣亦非其本。太陽則其本中之本耳。試思地球之上。本木最多。然參差於木之間者。何物無有。不過木體為最高。可以代風之揚威耳。若曰除木而外。湖海不為之激蕩。而揚波。房屋不為之吹噓。而震動。此則必無之事。伐木以止風。竭澤以理痰。是何異揚湯止沸哉。仲景治風大劑之桂枝湯。除桂枝祛風。白芍扶肝而外。餘則薑甘大棗。俱係溫理脾胃之藥。然亦即合助火熱以化陰寒之藥也。人稟天地之氣以生。雖名為小天地。實則與天地有異。天地寒熱之風。既能傷及萬物。而人之元氣有虧。亦能受風之襲擊而成病。故有元氣本寒。又感寒風而病寒者。如桂枝湯是也。亦有元氣本熱。又感熱風而病熱者。如風引湯是也。如謂風為陽邪。則不宜有桂枝湯之用。桂枝生薑。如謂風為陰邪。則不宜有風引湯之用。大黃石膏。是風之有寒有熱。於此益彰。天地體人之微。生長防風。桂枝等類。以治寒風。又生長天麻白頭翁等類。